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得獎專書：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非驢非馬：醫療與中國現代性之爭》

得獎簡評：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一書探討中醫在二十世紀民國時期面對西方醫學傳入的困境時，積極地改造其理論與實作，並介入國家衛生醫療政策的過程。作者的研究修改了過去學界以為現代中醫為國家意識型態推動下之被動產物的看法，並補充了當下全球醫療史研究在討論西方醫學進入非西方世界之課題時，對中國部分研究之嚴重不足。

本書之取材豐富，立論新穎，被評者認為是目前為止探討近代中醫史涵蓋面最廣，最具深度的著作。

得獎感言：

本書源於一個十分素樸的疑問：自十九世紀以來，東亞各國關於自然現象的所有傳統知識幾乎全部都被現代科學所取代，唯有傳統醫療留存至今。是什麼樣的歷史過程造成這個現象？這個歷史現象的意義究竟何在？感謝這個問題引領我走上的旅程、使我得以有幸結識的師友，希望本書的獲獎，能鼓舞更多學者投入這個至今仍在發展中、在生活中俯拾即是、而又具有啟發性與現實意義的問題。

得獎人簡歷：

雷祥麟，臺灣大學化學學士，芝加哥大學化學碩士、科學史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合聘），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曾獲得由國際「科學之社會研究學會」(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所頒發的穆林最佳單篇論文獎 (Nicholas Mullins Award) (1988)，由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療史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所頒發的竺可楨青年學者獎 (Zhu Kezhen Junior Award) (2005)，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06)，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Member (2013-14)。

曾在教育部顧問室的支持下，負責推動「臺灣科技與社會 (STS) 學術網路」三年計畫 (2001-4)，並參與主編《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兩個翻譯讀本 (群學出版社, 2004)。長期擔任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uke University Press) 編輯委員，並將於 2016 年開始擔任該刊副總編輯。

我的研究旨趣有三個主要方向。第一是中醫的現代史以及中醫藥的科學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此次獲獎的專書《非驢非馬》以及〈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2010)。第二是現代醫療、特別是公共衛生在東亞的歷史。第三是肺結核與癆病的衛生史與身體史。我企圖透過研究傳統「虛勞」與細菌學說定義下的「肺結核」這兩個疾病經驗的交鋒，從而刻畫出現代史中重大社會文化變遷如何反應在這兩種疾病概念、身體經驗、保健方式、衛生習慣、物質文化乃至生命價值的變遷上。

總結而言，我企圖透過醫療與科技史來理解東亞諸國自十九世紀以來所經歷的歷史巨變，並透過這個歷史來反思基於歐洲歷史經驗所定義的普世現代性。

得獎專書簡介：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非驢非馬：醫療與中國現代性之爭》

本書企圖回答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問題：傳統中醫如何在半個世紀之內，由現代性論者眼中的死敵而轉化為中國現代性 (China's

Modernity) 最具體的象徵？不同於學界既有的通論，本書不以為中醫是傳統的殘骸，相反地，在二十世紀之中，中醫同步地參與了西醫與國家醫政體系突破性的發展過程，在專業體制上、知識論上、學理上、臨床實作上都經歷了巨大的轉化，從而促成了一個受到政府認證的、現代中醫的誕生。

藉由探索這個問題，本書考掘出一個少為學界所知的、「非驢非馬」的歷史困局。自民國時期以降，積極推動「中醫科學化」的改革派中醫師幾乎不可避免地陷入這個雙重困境。如果他們改革的目標就只在「保存傳統」，他們只需負隅頑抗、堅持中醫與現代科學不可共量即可。又或如果他們「科學化」的目標就只在將少數中藥零星、片段地吸納入現代醫學之中，或是將中、西醫體系任意結合，那麼所謂「科學化」不難執行，卻必然意味著中醫的解體與崩潰。但是當時改革派中醫師的目標卻不同於這兩個學界通論，他們一方面希望將科學、醫學知識（解剖、生理、細菌學說）以及現代性論述（真實、真理、客觀性）吸納進入中醫之中，另一方面又致力於保持中醫的自主性、發展其特長、延續它的生命力。正因此，現代中醫史最具有世界史意義的特點，就在於中醫師曾與此困局搏鬥至今，曾正面遭逢與吸納現代性論述以及科學知識，又同時透過自我創新與重組中醫，從而得以存活至今，成為一個傳播全球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